周易通義

周易逝義卷十

丹徒莊忠棫學

禦寇第四十二

聖王在上或封建以維之或行省以分之而猶計及于禦寇何也天生五材去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可一日不用而不可一日不備者也竊嘗于一生所見所聞計之嘉慶以來不用兵者不及十年其最久者惟張格爾之平至于西人之用兵十餘年亙由上溯之亦止乾隆二十年以後及臺灣之亂最久且遠又值全盛之際亦不及四十年則兵之不可一日去也又明矣禦寇之說所由起也夫禦寇者非乘墉之謂也亦非封建行省之可以疆域計也其發之也不定其地其禦之也亦不一其道然

而依山阻水天下禦寇皆同也故于蒙之上九而言禦寇也禦寇之説有數端焉其先禦乎未發而使不發次則欲發焉而使之不及發至于既發而能禦與不能禦固未可知也何謂未發守牧令長之得人也又其上則封疆大吏之稱其職也內以謐羣黎外以靖寰海也而民若熙熙無事焉其不及發者民亦不知之也有一二才且能者理之雖不足以折其心而寇先戢矣若夫既發矣決勝負于兩陳之閒爭得失于旗鼓之下如是則韓白之將足以效其長矣所以禦寇之上九下有師象也艮爲止故不利爲寇而利禦寇也坎爲寇禦寇者禦坎也艮不禦寇則坎將升五而干大君之位矣故寇雖小不可以不禦也禦寇

以山也猶守險之說也是故艮爲小子而任禦寇之責也凡有險可扼者同之也若必以山則守水者又何說也至于平川大陸不可以禦寇亦不可以爲寇也寇之發也其在封建既廢以後平封建之時內外俱重難起于諸侯故龐勛黃巢卒就誅夷者藩鎮之勢與諸侯等耳然而自漢迄明小民弄兵閒亦時有而漢明二祖皆以匹夫而成帝業元之易爲明者元之根本建于外藩中國則蒙古與漢人雜居衣服制度亦復有別是以蒙古雖能封建而不能常有關以內也與秦人易封建爲郡縣勢雖異而弊則同明之成祖盡廢封建而闖獻之勢熾矣若夫遠道重譯涉險阻越重洋則禦之者又不同于屬國及庶民也禦

寇之說不亦難乎艮爲小子禦之于未發也將發也不然離爲
戈兵何不責之于離哉
贊曰寇不能弭禦說斯出艮爲小子當思未發
設險上弟四十三
聖王在上必有親賢以夾輔之任親而不任賢則隘隘則削任
賢而不任親則孤孤則偪屯初建侯賢也六四昏媾親也六四
何以言乘馬乾陽在下而已處陰中故必求而往始无不利在
坎之四亦有約牖之象當坎之時陽陷陰中惟恃四之附己至
四動陽通坤成豫重門擊柝以禦暴客之義也通陽爲坎通陰
即爲離雷動而上澤動而下水火雷澤迭相爲用屯反成睽孤

矢之利以威天下之義也故聖人于乾通坤曰坎重險也夫險不可升也謂五之不可干也地險山川丘陵謂國恃山川之利也王公設險以守其邦故周之制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分陝者夾輔也周公召公皆親也何以云親賢竝任乎曰此卽分陝而言也穆考之四友有太顚閎夭諸人武王之十亂金滕之二公亦有太公康王則有南宮毛呂伋非親賢竝用乎齊桓公之伐楚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康公之命武王命也若不親賢竝用則尊之同于杞宋遠之同于荊蠻何必命之以夾輔哉

聖王在上未有不封建者有封建之實有封建之名無其名而

有其實計之上也有其名而有其實計之次也有其名而無其實計之下也無其名而有其實無害而有利有其名而有其實有害而有利有其名而無其實有害而無利有害者何天下之勢有土崩有瓦解土崩可以復積瓦解不可以復完也有害而有利逆則連率以上干天子之命順則連率以翼天子不合諸侯不能一天下也無害而有利諸侯之子孫一日不盡則無不可以興起也何謂瓦解秦隋之亡不旋踵唐之滅不再興也何謂連率漢之七國晉之八王其翼戴則周之桓文也三晉田齊擯秦以奉周秦何能滅周哉秦雖滅周而不并六國不爲帝天下虛無君者二十七年周亡于六國非亡于秦也周雖封建遂

八百祀元則子孫分布漠北且盡于西之大兆當元之時色目入出爲行省平章御史臺事過則代也何謂實何謂名封建之制曰列矦曰外藩曰五等食邑五等食邑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外藩有二一爲邊隅外之屬國無與于中夏者一爲遼金元之部落也故元魏之亾刱于六鎭而成于宇文孝文遠慕華風而棄故土五失其位致田有禽王公于設險豈可一日忘哉封建變而爲郡縣勢也既郡縣矣而易爲封建昔者漢與明嘗有意于復古矣漢有七國淮南濟北燕蓋之禍明有靖難之師寘鐇宸濠之亂封建何可復乎曰封建復固內變生郡縣分亦本根弱曰漢之初郡國幷置矣曰漢國少而大是以亂生國多

而小雖何自發哉此賈生所以言分封子弟也王父偃亦同此說也

郡國者亦親賢也郡縣有事侯國得而救之制之侯國有事郡縣亦得而救之制之郡與國之地恆相錯也是故言封建必審地利審地利必爲分折地相錯則險見險者王公之所設也

贊曰險由人自設親賢雜郡國思古維封建地利宜分析

設險中第四十四

地相錯則險見何也周之時千八百國諸侯封地不過一同似無險也武庚之封也三叔監之管叔處于鄘居武庚之南河在其北霍叔處于霍居武庚之北河在其南分守孟津以拒鎬京

之路則以河爲險矣微子之宋與武庚邊鄁督援相應故令蔡叔處其南蔡之地以監宋也及周之衰也昭王南征而膠舟于漢穆王遠游居于西鄭而牢虎于虢鄶之閒牢虎之𡇲必有力士以翼西鄭也東遷以後齊首勃興而以泗上諸侯橫行天下築中牟五鹿晉文伐楚欒枝謂表裏山河邲之敗中行桓子亦軍敖鄗士會設伏于敖前上軍不敗晉悼復伯圍彭城攻偪陽城虎牢曷嘗不以險哉蘇秦者辯士也而審于地利漢中巴蜀之險古未言也秦不得用于秦而懼秦之破從乃陰遣張儀然六國之地利未有悉于蘇秦者也秦之言曰秦攻楚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

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雲中者與西河接壤秦攻魏故燕守雲中也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其道趙涉河搏關韓魏爲秦兵所由來趙與齊地相接也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各出銳師以佐之武關者秦之後也秦攻趙則漢軍宜陽楚軍武關宜陽者三川之道亦武關也魏軍河外齊涉淸河燕出銳師以佐之或曰韓魏與秦接秦越境而東韓魏何能出銳師哉曰此秦合從之託辭也宋人之言曰六國之戰不在于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秦滅六國先自韓魏自時厥後郡縣之勢成而設險皆以山川爲國蘇秦之所慕也其異同分析離合之

故著于篇

秦幷天下爲三十六郡其故地惟京師隴西北地上郡蜀郡而已得周之地爲三川郡得韓之地爲潁川郡南陽郡上黨郡得魏之地爲河東郡碭郡泗水郡得趙之地爲太原郡鉅鹿郡邯鄲郡雲中郡鴈門郡代郡九原郡得燕之地爲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遼東郡遼西郡得齊之地爲東郡齊郡琅邪郡六國惟楚爲最大桂林象郡而外皆楚地也

漢懲秦郡之大郡國竝置史傳所載天子自領僅內史三河等十五郡至武帝用主父偃策分諸王地封子弟爲侯侯國皆別屬漢郡不領于王國故郡大而國小至元始中置金城郡天下

之郡百有三矣秦之京師高帝爲内史郡武帝分置馮翊扶風益以渭洛爲險也馮翊阻洛以翼渭其東則河流也扶風臨渭以據涇其西則隴坻也内史則得渭南之地以抵關門猶虞其疏也分漢中南陽及内史爲弘農郡函谷武關之險在焉弘農居京師之東南漢中居京師之西南猶左右臂也宏農以北卽河東郡高帝因河東太原分上黨及河東郡立河内郡河内北阻太行東西南皆以河爲固河内之東北爲魏郡治鄴則以漳衞二河爲阻也魏郡北接鉅鹿鉅鹿之北高帝分置常山郡西拒關門其東拒滹沱河也魏郡之東衞河下流分北海置平原郡南盡諸山西盡徒駭河平原之北卽清河郡清河之北僅

一粜強而南則逾河平原之東爲北海北海者齊之北隅也千乘者北海之西齊郡之北阻漯水也北海之東爲東萊負東海也平原之南爲濟南爲泰山逾平原千乘而北析漁陽爲渤海郡濟南故齊郡西泰山北兗濟南之南東盡萊蕪南至陪尾皆泰山地也渤海之西漁陽之南分置涿郡東南據易㶟二水西則阻關門也琅邪之西魯國之南爲東海東以沭水爲限西南以泗水爲阻也淮泗之南江之北分九江爲臨淮郡淮之下流以淮泗交滙爲險其西北則陰陵諸山也九江之南分會稽爲丹楊郡其西南以三天子鄣其東以震澤其北則江也丹楊之西江北分九江爲廬江郡江南分長沙及會稽之西爲豫章郡

廬江之險西北以灊東南以江東北巢湖豫章之險東北以彭
蠡而南以嶺逾嶺而西爲長沙高帝分長沙爲桂陽長沙之東
南隅也爲武陵長沙之西北隅也爲零陵長沙之南竟也桂陽
以耒水爲險零陵以湘水衡山爲險武陵以沅水爲險也武陵
之北爲秦之南郡高帝分南郡之東爲江夏郡南以湖西南以
江北以冥阨西北以雲夢東則接廬江冥阨之北爲汝南郡高
帝分潁川之南南陽之東所置也潁川之北淮陽之西又分河
南爲陳留郡北以河南以渦水西以蒗蕩渠也泝江夏漢水而
上爲巴郡郡治在江以南北卽漢中四塞之險也高帝分巴郡
之西爲廣漢郡東以劒門以南諸山爲限西以中江以南諸山

爲限北以東漢水上源爲險也漢水之北卽漢中武帝虞其雜也又分漢中之西爲武都郡漢中之北爲天水郡武都所以限隴蜀天水所以扼上流也北地之南天水之北分安定郡以漢水高平川爲水險以六盤山爲山險也北地之東爲上郡高帝又析上郡之東太原之西爲西河郡專以河爲險也其東則定襄郡也武帝攘剔四夷復增河西四郡西至玉門通黔中置牂柯郡關滇池置益州郡開邛筰置越嶲郡又于中江之西岷江之北置犍爲郡其南則易桂林爲鬱林郡桂林之東爲蒼梧郡北蔽五嶺東障三江蒼梧之東爲南海郡蒼梧之西爲合浦郡昭帝又虞隴西之雜也置金城郡此皆中夏世守不易之地若

夫高句驪之樂浪元菟越南之交趾九眞占城之日南要荒之外略而不述焉

漢之國凡二十惟趙本邯鄲燕本薊楚襲舊名而不仍其地楚都彭城與沛郡臨淮相犄角也河北之地廣陽之燕則漁陽遼東遼西右北平之所制也趙有中山有廣平有眞定則常山魏郡所庇也有河間有廣川則平原淸河所恭也膠東膠西齊郡琅琊之所備也城陽菑川北海千乘之所固也濟陰濟東魯山陽泗水東海陳留東郡之所畏也江都則臨淮之所奉衡山則廬江之所伺也內以防外外以伺內光武春陵之所以興也

秦三十六郡各有監御史監諸郡漢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

州無常員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王國亦屬之于是封建之意失而郡縣之勢成後世行省之所由基也光武遷于洛陽故以河南爲司隸校尉而領河南京兆馮翊扶風弘農猶京師也外薄于河而逼于京師諠以河東河內爲藩屛矣然東南一隅僅以伊雒爲限而不及潁川陳留是失其險也初平黃巾之亂擾及潁川近且及于畿甸朱儁皇甫嵩之功不亦偉哉由是而東爲豫州東盡泰山之麓北拒鴻溝泗水南至淮西拱京師四戰之地也亦山東之襟喉也踰河而北爲冀州領魏郡鉅鹿常山中山安平淸河河間趙勃海東至于滹沱北至于長城西至于漳南至于衞河北之要領

矣山東襟喉旣兗豫二州交錯而其要尤在兗州則負海之青州領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爲奧矣祝阿以東泰山以北一大都會也而青州之中又以平原爲吭背臨菑爲奧矣河北以冀州爲要領則絕塞之幽州領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元菟樂浪爲門戶矣長城以北大漠以南誠阨塞也而幽州之中又以遼東遼西右北平上谷代郡爲屏藩漁陽爲庭宇關門之險與幽州共者爲幷州領上黨太原上郡西河雁門五原雲中定襄朔方西且至于河與北地其險阨矣南則至于太行然上黨至朔方千里而遙猶之益州治漢中與犍爲以南聲閒不相及也極幷州之西爲涼州領隴西漢陽

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及諸屬國北所以蔽氐羌南所以捍巴蜀也涼州以南爲益州領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爲牂柯越巂益州永昌及諸屬國東以夔巫諸山爲限荆州之歸係也益州之東爲荆州領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南限五嶺北且至淮然與恆農巴郡夾處漢水失漢之險不若漢初南郡江夏以漢分也荆州之東爲揚州東北至于江西北限以淮領九江丹楊廬江會稽豫章吳郡雖有彭蠡之險不若割彭蠡于荆州以會稽西部及黟之諸山爲險也荆州之北爲徐州領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下邳其地爲最狹南臨江西拒淮北沿泗東北傅泰山荆州之南爲交州東逾乎合浦西抵于

日南北杭五嶺直荒服也

晉平孫氏凡州十有九司州本司隸雍州沿于曹魏方曹氏之篡也雍州與蜀接壤故別立雍州廣州沿于吳梁秦寧平四州皆新創也梁州分于泰始三年領漢中梓潼犍爲新都涪陵巴巴西巴東八郡葢以蜀人之守險而懲房陵上庸之用兵故以漢水爲險也猶之曹魏析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立重鎭以捍蜀也雍梁既立于東秦州不得不設重鎭于西領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隴蜀之險在焉其涼州則僅橡中以北故張軌據有河南而楊氏亦據仇池秦涼不相統攝也寧州益之南部然牂柯仍領益州則是析牂柯以西犍爲以南全以

帥江大渡爲限也平州之治因慕容廆盡析榆關以東然郡治
昌黎是晉之失策也
惠帝分荆揚置江州治柴桑其地北至于漢而止是以西北爲
重也懷帝分荆州及廣州置湘州又析江州之南東極于始興
其治在長沙亦西北爲重也劉石雲擾南北遂分梁益又爲李
氏所有南之實土僅揚江荆湘交廣六州而已故江左常以荆
州爲重揚州江北諸僑郡次之義熙以還豫州之境或南或北
不足述也
宋武崛起削平秦燕幾致混一視東晉時爲大青兗梁皆復其
故元嘉之世復于襄陽治雍州汝陰治司州江夏治郢州雖豫

州多秦九江郡地其陳留以東皆劉宋有也大抵北不踰滹沱西不越武關而中原蕢蕩以西洛陽恆農諸郡不得治焉實以鴻溝爲限也明帝之世淮北陷沒至于南齊日益狹小北兗州治淮陰青州治鬱洲冀州治漣口其地相去不二百里耳豫州之所領僅三部梁州雖存四十五郡無民土所分益州以南之巴州交州以南之越州徙移其名耳大抵宋齊以後西以河池下辨爲險中以鄖陵義陽爲險淮西以壽陽鍾離爲險淮東以淮陰爲險或亾于梁或亾于陳至隋氏而後混一

隋氏復立九州惟徐最狹小隘于淮泗冀兗之分以河河東爲兖河西爲冀荆揚分以五嶺嶺之東南爲揚西北爲荆爲郡一

百九十又于諸州之中設四大總管唯韋世康不以親王領焉州大而郡小行省之勢成矣

唐初分天下爲十道依于河者三東極于海北至于河南至于淮曰河南道得隋豫青兖三州地惟孟州跨河北城臨大河長橋架水古稱設險是也西河之東幷陘之西曰河東道得隋冀州之西南地太行之東河以北極于海曰河北道得冀州東北地在關之內者二隴坻以東曰關內道隴坻以西曰隴右道得隋雍州地附于山者東漢之東西漢之西南極于江北至于南山曰山南道開元中又分南山以東爲山南東道漢水之西劍門之南爲劍南道與山南同得隋梁州地附于江者二江之南

盡于海曰江南道得隋揚州地後又分江南東道江南西道江之北淮之南曰淮南道得隋徐州及揚州之西豫州之東地嶺之南曰嶺南道得隋揚州荆州之南地于是天下有十二道矣關黔中置黔中道于京師城內置京畿採訪使于東都城內置都畿爲十五道其實十三道也

開元初事北邊天寶以後安史訌亂遂成節度使之勢迄于咸通凡節度使四十一經略使五防禦使四觀察使五惟河東朔方范陽嶺南爲最大其小者止三城而已光弼以之卻思明克用以之殄黃巢河陽大同皆天下之險也故唐之盛也遠至五管亦統于嶺南道及其衰也關內一道乃有鳳翔隴邠甯涇原

坎在上爲比在下爲師上不能馭下下畫形勢自守以要天子師之錫命不上承五詎足尙哉

宋之疆域狹小元豐中分路至二十二離析之故頗有可取焉附于京者四在東者二以泗爲界曰京東東路南盡于淮泗西至于泰山濟南介于中曰京東西路泗水以西河水以東南至于應天在西者亦二以泗爲界淮之南傅于漢曰京西南路淮之北絕河濟曰京西北路踰河而北爲河北以河分東西二路河之東曰河北東路河之西曰河北西路惟河東三面距山故無所屬涇河以東汾河以西關門以西曰陝西路河中何以不屬河東而屬陝西與曰河中在河東則陝之河曲無險河中在

陝西則河東有汾可扼也隴坻以南爲秦鳳路漢之武都陰平晉之秦州通隴蜀之險莫亟于此金人南犯吳玠吳璘屢摧金人于大散關非璘玠之能也勢使然而爲之得其利也在江之南爲兩浙路南渡後始分爲東西路以錢塘江爲界焉淮泗合流東南盡于江爲淮東路淮之西竟南亦至于江爲淮西路是皆以淮水分也江之南震澤之西彭蠡之東爲江南東路彭蠡以西爲西路荊州舊分湘州宋則曰荊湖以沅水而分南北漢水之東沅江之北曰荊湖北路故地至于靖沅江之南曰荊湖南路故地起于潭浙東江西之東南曰福建宋闢于李氏猶唐黔中也川陝則分四路曰成都路秦之蜀郡唐之劍南也曰潼

川府路漢之廣漢犍爲唐之劒南東川也曰利州路漢漢中及極農郡西地唐之山南東道也曰夔州路漢之巴郡唐之山南西道也其實卽唐之四道也嶺之南亦分二路蒼梧以北爲廣南東路蒼梧以西南爲廣南西路燕雲十六州宣和始入爲燕山路旋設于金宋之險止于河北而已

元幷天下遂有行省之名中書省明之直隸山東山西及河南布政司河北地也行中書省凡十有一曰嶺北和林之地今之喀爾喀也曰遼陽明遼東今奉天也曰河南曰陜西曰四川曰甘肅曰雲南明及今仍之也曰江浙明分震澤以北爲江南布政司福建宣慰司爲福建布政司曰江西明分廣東宣慰司爲

廣東布政司曰湖廣明分廣西兩江宣慰司爲廣西布政司曰征東明遼東東南境也惟貴州則明所開設天下之勢不以山爲固則以川爲險元之江南隸于江浙江北隸于河南猶知設險也明人起于東南重內輕外并河淮二瀆于江南于是江南之地大而河南之地狹析河北三府而河之險失析襄陽于湖廣而漢之險失古人設險之義泯不可得而知也悲夫

贊曰相錯險見往古可鑑自秦及明言之能貫

設險下弟四十五

有無定之險有一定之險何無定古人因山川以造城郭非因城郭以定山川也周公因瀍澗以築東都齊桓公因河水以築

五鹿至周之衰穀洛鬥以毀王宫東漢之世河南徙而五鹿失其險晉悼公城虎牢以服鄭鴻溝之限自楚漢以至于南北朝皆成險峻然自唐中葉以後難發于河北險在于河陽三城而杏園渡木刀溝古所未聞宋都大梁與燕山兵交皆以南北而不以東西元都幽州鴻溝易爲賈魯河而虎牢之險泯矣此所謂無定也有定者何禹貢山川之所分唐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是也古之言形勢者川瀆易改而山不移然川之移者河爲最甚其次汝潁以南諸水若江淮濟漯自古及今迄未之改也昆侖之山河水出東北流分爲二支一由西番北達河州一絶流入于闐河循天山南至西寧府與河流合自此以下至於東海

皆以河爲險焉河之上流河套龍門爲天險河套利于據龍門利于守河之下流北則以梁山濼爲淮南則以清江爲淮清口軍之所聚梁山軍之所藏也濟之伏流河小而不爲險險在于定陶祝柯定陶截河之上流猶古河流夾淇以白馬黎陽爲險也祝柯近山而水直上其流迅急卽秦晉之河曲也濟之北爲衛衛水之要有三焉其一爲楚望衛之所出也其一爲大沽衛之所入也其一爲臨清衛之所轉也而臨清東北之德州亦爲燕趙之衝與景州峙焉山東之險以臨清爲首而德州次之河北之險以景州爲首而天津次之然景德二州無山可扼不得謂一定也河淮之閒爲泗由沂州以屬于淸口而彭城爲會然

形如釜底不可用也故楚以爲都而不能久劉宋以爲重鎭而不能守地使然也然則以何爲險乎泗水之上流與彭城對峙之夏鎭非沛縣與泗水之下流芭梁王城諸山泗泇交會之臺莊非嶧與泗之南爲淮其險在于泗州之洪澤其次則壽州之芍陂也惟江闊而亘故隨處皆險然險中之險亦有數焉松潘而南至于灌口李冰鑿石以避險一也由灌縣分郫江越成都東北以至成都之南爲雙流縣二也由雙流至嘉定合若水三也由嘉定至敘州合馬湖金沙二水四也由敘州東北至于重慶合巴江五也出峽六也由歸州而東至武昌與漢水合七也故宋齊之世江夏太守治郢稱重鎭焉由江夏而東至尋陽江

合彭蠡八也故周瑜駐于柴桑柴桑者今之九江也東迤而北
至晥城東泚河口北接桐城爲樅陽江九也又東迤北至于和
州西梁山王元謨築城以禦魏其東岸爲東梁山十也江自梁
山南北行至金陵城西北始東行其西北爲浦子城中有洲十
一也浦口之東至于京口南北運河之所通金焦之所峙十二
也京口之東迤東至江陰江東而東流遂肆十三也江陰西京
口家之圌山夾焉江陰以東至于通州南北不相望而狼山福
山中流視若髻然十四也江之上流爲金沙江金沙江之西爲
瀾滄江怒江金沙江之南爲盤江怒江所以限蠻甸也瀾滄之
曲在于大理洱海之雄稱天府焉金沙之險在于會理瀘江所

合廼北而其流始盛金沙之東有牂柯江自威寧而東廼北而
會江于涪其險在于遵義明播州也延江南流入于廣西合雲
南之盤江而爲左右二江其險在于潯州由潯州而東至梧州
入廣東至廣州爲三江口以入于海即古之溫水故廣州爲南
服一險要也而肇慶之陽江韶州之北江惠州之東江次焉江
之北爲漢沔漢以漢中爲險鄖陽及樊城沔口次焉沔則以陽
平爲險關中次焉漢之北爲渭渭之北爲涇涇以邠爲險渭以
朝邑爲險伊洛汝潁今昔不同而伊洛交會之汜水汝潁交會
之潁上險自不易焉陸地則西以天山北以大漠天山有南北
兩路蒙古有內外之別天山蒙古之南爲長城玉門嘉峪蕭關

偏頭雁門寧武紫荆居庸山海之險古今不易也長城之南又西爲隴坻武功寶雞武都陰平可用也又南爲峭函武關藍蕐可扼也又東南爲信陽則虢耳以塞三川大隧直轅冥阨以制荆豫也又東南至于濟迤北至于淸流而止天所以界江淮也隴坻之南爲劒門巴蜀所峙也濟之南爲三天子都南以限洪州東以拒甌越也長城之東南爲太行傅海而止壺關井陘軍都可據也而曲陽之恆山附焉太行之南爲太山所以分靑兖也江湖之南爲衡山爲五嶺所以界百粤也王者因其勢而合之伯者因其勢而截之衆人昧其勢而失之險之所以言設也贊曰山川今古同城郭因勢建能明此變更何懼相征戰合截

失各殊王者中外奠覇貽一代師黎庶其安寔

設險下之下第四十六

知常久之險而不知一時之險非明也夫一時之險非幸邀也太上能因之其次能慮之其次能防之其次不及防不及防險雖設而不能用也因者能使人失其險慮者慮我之險有防有不防也防者因人之攻而防之不及防則有險如無險矣故太行孟門不爲固劍閣褒斜不爲峻長江天塹不爲限是故善爲國者必周知乎地而察其理據山水之險背山水而來則險失其山水之險先得山水之險則衆人之險失不特此也有據者有屯者有伏者有避者知山川之險而不知險中之忌山林險

阻沮澤難行之地兵家之大忌也前後峻而中有水爲絕澗四面峻而澗水下爲天井三面環而雜出爲天牢草木密而鋒鏑莫施爲天羅卑下而車騎不通爲天陷洞狹而山偪爲天隙此六者地之忌也善因者因之以得其利是故絕澗天牢可以困之也天井可以灌之也天羅天陷天隙可以伏也不特此也因人之險而守之封建與郡縣同也各守其險則各無險則交可以合有險而交不合不足用也合交矣而不足以制諸侯交不可恃也足以制諸侯矣而無仁義以懷之雖固終必攜故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此王道之窮也

贊曰稽孫子有至理言雖微無偏倚

周易通義卷十

丹徒莊忠棫學

乘墉上弟四十七

乾坤通而言伏戎乘墉何也陰始欲以衆干陽也陰以衆干陽陽不能不拒陰四爲外卦與二同功坤土爲城故三爲伏戎而四言乘墉也五何以言號咷方二欲干五五應爲寇故號咷乾通坤之二成師師來遇同人自可靖也天生五材去一不可何能去兵兵者聖人不可一日忘也故有大師之遇始無乘墉之危有弗克攻之墉始獲大師之遇其曰弗克攻者未可必之辭也有墉必有乘有乘必有攻明乎攻始明乎乘明乎乘奈何曰城之四竟城之池

城之四竟有三曰交地曰險地曰四戰之地四戰之地何以平緩則急之急則緩之合則分之分則合之勇則怯之怯則勇之益戰地也我緩而不急乘之則怠我急而不緩持之則亂彼合而我不分以抄之截之則力易屈彼分而我不合以拒之擊之則力不聚我勇而不示以怯則不入我怯而不賈其勇則不出緩與合勇而處以急分怯者處勝之軍也急與分怯而處以緩合勇者救敗之軍也交地者非我可以往彼可以來也四境之內賊若有東至則必合西南北三面西南北三面有急我必急之若自西南北至亦如之未有四境皆敵而能久待外援者也故敵之來不患其攻吾之城攻吾城而吾不危也不得已而撫

援則有溪澗焉有巖谷焉有河津焉不可使之近也蜀之險乎慕容之大峴烽火所舉國不可得而見

其次則城之外賊至城矣而閉城以禦之是張賊之勢而自失援也可乎哉門不必閉惟其縣梁不必徹施以機民不必留任其去粟不必倉謀其足器具不必用繫其貝水不必涸疏其流地道不必塞通其用

贊曰乘墉宜明守土之責一城能保竊自可塞青躬弄兵本爲盜賊小不能弭大益充斥屋社之悲今古同切遐想闊慮撫搖震極

乘墉下第四十八

乘墉之說有別乎曰有援與無援也有援者則同人之弗克攻也無援者則非同人之弗克攻也然則繫天下之大勢而隔絕于中道詎得謂之同人而任其攻乎昔者楚漢之爭滎陽也漢屢敗矣而屢爭之此其乘墉非獨一城一邑之謂也故以乘墉繫于同人明非斤知天下之大勢得天下之人心不可以言乘墉也故夫乘墉一城一邑之謂也至明于大計者言之則非一城一邑之謂也若效死勿去與城存亾者臣子之節也非通知天下之變者也

乘墉之時有無應者孤城之懸于敵不可云同人也曰爲大將則弃之其次則死之死之者死于其職位也苟可以不死雖舍

之可也

贊曰不死非偸大將之用職位攸寄戒在于衆

曲成弟四十九

天積气以流行四圍皆圓周而無缺地居其中則有圜有不圜四圍皆圜何所取以爲準乎此非曲成焉不可也在周髀算經則爲句三股四弦五引伸之爲和爲較言得一角則諸角可以推也易之不言句股弦而言曲成又何也句股弦不能盡萬物曲成可以盡萬物故一言曲成萬物又言不遺也天之運行十二辰曲成也地之山川溪澗曲成也人物之筋脈轉動曲成也故言曲成可以該周髀言周髀不可以該曲成也

凡物之至圓者則曲形焉物之相連續者則曲亦形焉非曲不可以察圓之情非曲不可以盡萬物之用乾爲直坤不當爲曲乎曲成者盡圓之利不可以曲直言也曲成之曲非曲也有空處而曲始形也此所以言周髀也周髀者卽人物之曲而通會之也

贊曰曲成萬彙事罔不概九數之學誇于海外在于六藝一端之內大哉孔子游焉道會遐矣商高茲焉稱最

弧矢弟五十

弧矢由曲成而生者也張之則爲大圓也故算術亦有弧三角也睽二坎爲弧外離爲矢乘得其中而乖離弓發矢應之象也

繫傳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弧矢誠利器哉自有火器出而弧矢失其利弧矢者止能及一人也火之爲用甚于金也火由金而出則今之礮亦爲睽矣無不可也聖人不忍開殘暴之漸弧矢易而爲火器者聖人之所不忍言也

贊曰惟弧矢自上古變而通火器舉礮爲睽鬼滿車繹聖言理莫差生曲成明三角通諸數本文學

周易通義卷十一

丹徒莊忠棫學

水旱弟五十一

水旱之說亦有徵乎曰有日與火星同三十度以內則旱月與水星同三十度以內相竝行而不相離則大水日與火星同度而水星亦同度則稍差火星與水星同度亦不致水也其在于易則爲小畜之密雲不雨凡旱之年非日熯之不已乃密雲而不雨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地氣不上騰天氣必不下降也何以知地氣上騰乎其在解曰雷雨作解又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浸淫不已汜濫爲害木在澤中而爲澤滅大水之象也百川沸騰山冢卒崩山上有水所以蹇也

王者承天布化一失其平則咎罰至或曰水旱之災天所爲也
然則水旱一聽之于天乎不能不聽之于天而能詳究其所自
則雖由于天而實由于人也
贊曰水旱易不詳茲乃推以言王者布其化咎實聽之天究天
之所自詎能聽其然

備水旱弟五十二

祈禱之事繁露言之詳矣非所以言備也備之之事若何太上
究其原次則慮其敝卽事而籌之兼濟也究其原若何王者之
于民也以萬民之身歸于一身體萬民之心歸于一心故能陰
陽和而百穀用成也猶慮其不濟也故于天則察之于地則審

之于人事則盡之何以察之于天昔者人君脩德星爲之退舍故日月五緯經行之所有淩犯相守者則先事以禳之凡日月五星之淩犯也非卒然起也可以豫知之也非豐之日中見沛也何以察之于地山陵谿谷之不相同也水旱之異宜也溝洫之相通也埽壩啟閉之因地制宜也何以盡之于人因天與地而爲之防也然則堯何以九年之水湯何以有七年之旱乎曰湯之旱所以憂勤聖人而使開六百祀之基也堯之水何與堯之水地平天成之始也司馬遷曰尚書獨載堯以來明堯之前典章文物未大備也是以堯之水不同于湯之旱也後世人君不能究其原而慮其傚經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

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爲國而有九年之蓄水旱奚足慮耶封建改井田壞于是豪強得兼幷而貧者無饘粥粟米價值之增減一聽之于民而人君于是乎無權漢時不得已而有常平倉之設然私家之入于公家者十之一二焉而公家吏胥之侵蝕轉十之七八焉昔之所謂國非其國者今則不可得幾何其遇水旱而不爲災也古者農之以力耕也故漢猶以力田爲一科也今則不然凡田連阡陌皆坐擁倉箱啖鮮乘肥衣文繡峻宮室而身親耒耜者衣不得被體焉食不得充口腹焉而一遇凶荒之年其儉者僅能自完而已由于自忘其爲耕而服用之躐等也是故聖王之在上也必爲之慮其敝而振卹

之也然公家之入有限而民生實繁卽使郡縣之常平倉皆豐溢無虛耗亦且不能人人以振之矣亦不能時時賙卹之而況常平倉之未必無虛耗耶于是常平倉轉爲故事而備水旱當別權其要也禹貢揚州田列下等而近日江南蘇浙田賦甲于天下者殆數百年矣山東河北昔所謂膏腴者今止麥一熟男則水旱之災與蘇浙亦不相同也江南蘇浙之以秋成爲重而麥熟其次焉憂多在于水而旱亦有時山東河北之以麥熟爲本而稻則蔑聞憂固在于旱而水亦當備其一年再熟則四川也其西接四川東接江南則湖廣也諺云湖廣熟天下足言可以協濟東西也在上者分水旱而籌之籌以慮其變合東西而

通之通以濟其虛則庶乎其可矣若董子之言則出于不得已者而要之禱祈之故亦人君與師儒所當爲也

贊曰備無事事貴豫凡民上當審慮

疫弟五十三

疫之興或興于兵或興于水旱或興于風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凶年疫之所爲生也男愁女嘆轉溝壑而死氣不得伸不得伸則聚聚則疫興焉又兵戈之際則怨而生憤憤亦聚聚亦疫興焉又其甚者溝澗河流之水尸之所豬穢污淩雜人受而飲之則病于是疫亦興焉疫之興首于兵也水之來也決湮塞潰隄防民當其衝而罹厥災不待乎疫也又水過之處民之升于林

本隊而死者十之四五焉其不至于隊飢餓以死又十之三四焉是皆不待乎疫而先致死也若夫日夕露立雜沓聚處口鼻所觸皆以致病稍有苫蓋卽爲安居穴行而入室家萃焉一有感觸卽相傳染亦理之宜其下霑濡沮洳交滙驕陽暴至濕又熏蒸加以飢餓內外交訌生命不辰十居八九矣旱之疫與水不同水之來也受害孔迫愈久愈緩旱之受害愈久愈烈何則旱之始也未嘗不盡其祈禱也未嘗不冀雨澤之立至也至久而禾苗稿焉經流斷焉溝澮亦涸焉雖欲移粟振貸不能也民之罹其厄者求止渴之水而亦不易得也于是乎疫生焉非聚處之爲害也觸之卽被其殃者不知其幾也得雨然後已其遞

者雖得雨無益也必至于次年然後已至于風之中人則視水
旱爲尤輕也而內經風爲百病之長何與蓋人非風不能得呼
吸之氣以生也而病之中人亦猶是也風之中人也有三一曰
暴風二曰旋風三曰烈風暴風者風之倏起也旋風風爲氣所
阨而旋也烈風者風久久而不已也皆足以致病疫所由起也
所以百穀順成雨暘時若而亦有疫也
贊曰遇災疫多由風穀順成咎或叢最慘傷直歲凶

備疫第五十四

易之言疾也一在于无妄一在于豫无妄之言曰无妄之疾勿
藥有喜坎爲疾疾在乾中故无妄正位故勿藥有喜聖人猶懼

其不詳也于象傳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謂本无妄矣得疾守正可也非疫之謂也疫之興也必先有喜怒以動之憂懼以恐之然後偏勝之氣以攻之未有中无所動而得疾者也豫之言曰貞疾恆不死言坎在震中震爲反生故疾恆不死疾而得震反生則非疫之可擬也言不貞則不可必其不死也古人之文簡明乎不死者則疾之易致于死者不可不治也治之術若何人之所以通呼吸莫不自飮始也凡疫之將起溝澮與井皆宜投藥以祓除之也貯水之甕其尤亟焉然後遇疾而以藥投之凡疫水旱兵風雖各不同而要之同歸于熱雖寒與濕所致久亦熏蒸而化是以歸之于熱也治之者一忌散散則邪不能達

而外氣轉得以乘之也二忌熱熱盛而毒愈熾也三忌寒偏于
寒者寒則亦易致死也辛通而滋潤之節宣其氣以引之于太
和可也
贊曰疾宜治散滋戾熱毒熾寒易閉辛以宣和氣理

周易通義卷十二

周易通義卷十三

丹徒莊忠棫學

虛一不用第五十五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虛一不用之謂何也荀爽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四十有九也初之無附麗也形乎陽則爲陽形乎陰則爲陰至于二爻則陰陽相離故用始于九二而初爲勿用然則坤之初何以不言勿用乎坤與乾相比麗也至坤初則已有乾初矣有虛始有實有不用始有用有一始能合不一而歸于一故乾之九五雖飛龍在天而其始實基于一也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五者虛中不用者也一

者太始也乾知太始故必虛一不用而始有所歸也天地之數去五即所以去十也虛一不用一自在也物必有不用而用者始見也

贊曰惟虛始運動不用以見用乾初爲潛龍坤元與乾其

甲庚第五十六

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何謂也蠱初變成乾乾爲甲至二成離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賁時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无妄時也此虞氏之說也巽則震庚也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故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乾

成于甲震起于庚故經舉甲庚于蠱及巽五也馬季長曰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云先甲巽居東南故云後甲十日之中唯舉甲以明其始也先庚後庚不言故言舉甲以明其始也馬氏之說三日何所指哉蓋十日以甲爲首故卦辭言之庚來克甲與甲爲敵故于爻辭見之而不于卦辭見之此定例虞氏之震成于庚圓于納甲之說也爻辭何能專以納甲言哉蓋後甲卽先庚先甲之辛庚之變而復歸于甲也後庚之癸萬物之所滅藏也蓋巽五以陽而正位故于巽言先庚後庚蠱巽爲乾之始變故于蠱言先甲後甲其不言戊已者坎離水火之用也乙丙從乎甲壬則爲陽之始基丙爲天一之水也是以六壬以支言而

取名于壬也言幹而不言支者支從乎幹也易天道也言天道故言幹而不言支也
壬與癸有别乎癸者揆也揆度而爲之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壬必待乎癸而始各正性命也壬猶是乾也而未通于坤則乾不能自化也
贊曰庚爲變甲太始本基定變化起言甲庚萬事理
朋弟五十七
坤之言朋何謂也乾陽純一不雜不必相比附而居也坤則衆陰也坤西南也故西南得朋也由此而知朋來无咎以復之初陽在下也豫之言朋盍簪言五陰附一陽豫四陽爻非謂四爲

朋也四不欲上干五而衆附之故言由豫大有得也兌之言講習也習者重也三上皆陰故言朋友又言習也朋之言習朋得無所損乎明言得其友則損者非其朋也損與益相反也損所得之朋即益之朋也十朋之龜即朋之類以推言之也明乎損益由乎朋解必待震之坤始言朋至斯孚者陰之得朋由於陽之得正也而大蹇之朋來可以悟矣朋由於得正而不在於同人也同人于宗則曰吝于郊則曰无悔蓋同人者比人之相同而非可以朋言也

贊曰坤乃得朋乾不言不相比附其念專于宗止能爲同人講習爲朋以承乾損非其朋朋竝捐

前言往行第五十八

竝平世而生者爲朋古人之所傳非前言往行乎震爲言爲行震得乾之气乾之于震非前言往行乎明乎前言往行之爲乾也則人之生未有不因乎天者也其在於人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湯及文與武周公孔子也其自我生言之則我生以前皆前言往行也其卽一身言之則今日以上皆前與往也人之出於口被於事動必爲天下後世則也則前言往行詎可忽哉

贊曰竝世爲朋尚懷古人前言往行詎不畢陳

三皇第五十九

三皇伏羲神農黃帝也堯舜因黃帝而言之也伏羲作八卦湯

武革命舍伏羲湯武無聖人乎是以神農與黃帝堯舜竝言之也以次言之則田魚爲伏羲之始何以知爲伏羲也伏羲之世不必其田魚也結繩則自伏羲始也神農繼伏羲者也神農教人以種植故耒耜之後繼以噬嗑言得百穀爲交易至垂衣裳而天下治則自黃帝始也學者多言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堯舜與黃帝竝稱至堯舜乃大備也渙隨豫小過睽皆黃帝堯舜之利也宮室棺槨書契則後世聖人易之不能屬之于黃帝堯舜也夬之溯乎上古而言結繩也卽伏羲也易何以獨無禹乎禹爲箕子所稱述者也故上言三皇下言湯武而不言禹也

何以知禹爲箕子所稱述而易遂不言乎昔者夫子固亟稱禹矣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又曰禹稷躬稼禹益以自苦爲本者也墨子學乎禹者也靡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乎禹之類弊有至于此者使以禹非三皇堯舜之道天之厤數在爾躬舜何故亦以命禹耶

贊曰羲農黃帝爲三皇堯舜繼之道並彰下及湯武禹未詳箕疇眘論相頡頏後先一貫齊等量

範圍一第六十

荀爽曰範者法也圍者周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于

十二辰也以法訓範以周訓圍似也言十二辰爲範圍未盡其說也葢天包乎地統天地積气而言皆圓也土在其中範圍以天範圍乎地也圍者卽天包乎地之謂範者地以天爲範取象而效法之也地徵于實豈不可謂地爲範乎地者因天以成者也故不得屬之于地而仍屬之于天也不過者所以見其範圍也十二辰周而復始猶行西之西卽至于東之東如今人由廣州放洋極西行而東至于日本也四時十二辰不過差也日之於地也視其遠近有寒暑之別焉視其向背有旦暮之別焉日自循行而不止也日何以爲離而不爲乾乎乾之氣無形者也故能充周而無滯日光外映離陽在外故以離爲日也有形則

有見有不見無形則無見無不見也虛空之中皆積氣之流行者也氣之凝即爲水故地之外皆爲水也

贊曰天包地爲大圜气之凝水以宣爲寒冰天本乾日不到民曷瞻分旦暮各半年南北極相同爰定赤道東西遞明範圍述首篇

範圍二弟六十一

自西人窮地之行由西至東極于日本而後知天下有五大洲然以中國之背分南北亞墨利加洲其實五洲爲六洲也利未亞洲居大地西南近赤道下人色黑名爲烏鬼神居西南所以爲鬼而其色黑也墨瓦蠟泥加居地之東南地未盡闢與濕相

近溮者巽也巽與乾通故溮爲氣之流轉而不能容一物也歐羅巳之與亞細亞居赤道北也亞細亞近于東爲艮爲震若歐羅巳則近于西而爲兌西土之所以不爲乾者乾亦日光所不及到之地也然西人未嘗不自以爲乾也西歷起降婁戌宮戌者乾之都也

亞墨利加者亞細亞及歐羅巳之背在于亞細亞之背則西以爲東東以爲西也智佳短年亦因地之偏于南而近于赤道也火性炎上而其滅也亦易凡近于赤道之民其嗜慾較他州之民早也而年亦不永也再南則爲鬼方也既未濟之鬼方可推而言之也

東西可以往來南北何不可以往來也北爲冰洋何以南亦爲冰洋乎南北冰洋皆日所不至之地也凡日所不至則土不能凝焉日者萬物之原也月者又因日以爲對待者也是故乾坤以坎離爲用也然則坎何以居極北而離何以居極南乎坎離相爲用而成旣濟也離以陰火居南方故南北同爲冰洋也

贊曰兼海外東西詳推而言明鬼方

範圍三第六十二

天行四時之令實乎日人之所見者亦爲日故日自爲黃道而赤道居地中春秋分日行中道故赤道之地日無不行也天爲大圜則正面之側卽側面之正也而處夫日所行之地則有高

卑遠近之不同也有高卑遠近之不同則冬夏各異旦暮亦殊也是故由西至東或少一日也赤道者人平分地之中以爲限也黃道者卽日所行而言之也卽日所行而言之則黃道可實指也日周流而無滯易故易所以爲大圜也

贊曰正面側側面正爲大圜理可證

周易通義卷十三

周易通義卷十四

丹徒莊忠棫學

五行第六十三

五行之說見于洪範木即風也而土何以不見于易易之八卦爲八方也而虛五不用焉坤之地爲土言乎地則土尙不能該也艮爲山則山又不足以該土也至五皇極皇建其有極而土遂呈焉易土爰稼穡言所以養人之具也自有五行之說而後人遂執以爲言而雷水火風且莫之知矣

木以代風可乎曰木乃植物也惟風可以言行然則箕子之言不可據乎曰箕子之言木即風也風著于木而後風易見是以箕子言木也土不動而何以列于五行乎土附於金風水火也

有不動者而動始形故與金風水火并列也

賛曰說五行通諸易風木氣義文及

七十二候弟六十四

公辟大夫卿凡五日候獨分內外其故何與自有夏以來幾甸侯服有內外之別焉然而曆法不若是也有差分而曆呈焉是以月有大小焉積其餘卜則行閏焉而閏無中氣雖見爲閏止二十四氣一氣三候故爲七十二候孟氏六日七分是每卦皆六日七分而侯有內外恐爲後人穿鑿之說也蓋積分以成日積日以成月積月以成歲曆之不齊曆之道也如必侯分內外則三百六十日無餘氣何以云六日七分哉

坎離震兌值四方乾爲極陽坤爲極陰而艮巽皆在夏至以後巽以一陰動于下也艮一陽在上艮卽剝也故剝之後爲艮也冬至起中孚夏至起咸何說也冬至外離內坎二五陽爻藏于離中猶陽之潛伏而不出也冬至起坎離爲水火之本原夏至起山澤爲夫婦之定位山澤通氣人道以成也然冬夏二至皆有兌澤焉澤不同山雷與風也而以成冬夏二至兌之所係不亦重與

漢人先啟蟄後雨水是也立春之後蟲先啟蟄而雨水必至啟蟄後雲上于天需繼之以澤雷隨雨水之象也泰三陽奮而蟄啟矣詎得謂在雨水後哉

贊曰因時作則無或滲漏順以運行七十二候

牛馬第六十五

坤之獨爲牛也牛居丑位何以不兼屬之于艮與牛畜之任重者也坤與乾配故言子母牛其實坤爲牛也坤爲牛則乾爲馬凡牲畜之利用莫如牛馬也引重致遠取諸隨又何也隨者震歸從巽震有二陰在上故爲乘馬巽爲繩震來從之震得巽而持其繩以繫坤牛也馬與牛之待用於人也不服之乘之則馬自爲馬牛自爲牛也猶乾自爲乾坤自爲坤也此所以利天下也

馬之爲乘也乘車以馬之謂也不曰車馬而曰牛馬者何也牛

馬所以致遠者也非以引重也坎爲輪不曰車馬者隨不見坎象也牛曰引重馬曰致遠亦所以象乾坤也坤在于承乾地之上下四旁皆天也故以引重屬于坤而取象于牛也天則周流運行而不息者也故取象于馬而屬之于乾也馬不能使之寐也亦不息之理也

馬屬于天而辰在午牛屬于地而辰在丑何說也丑土與寅爲交際利用爲大作盡土之宜得地之利又人生于寅牛雖在子後而實至陰之地也午者離也當陽之正也馬取乎用不嫌在于陰位也附于馬則鹿也仲夏鹿角解得陰气也亦以純陽而居午者也

坤何以爲子母牛乎坤儷于乾而生子故言子母牛也荀公之以離爲牝牛非也離之言畜牝牛吉離爲陰火故畜牝牛吉也牛色之不一何也惟黑者近水牛居丑位北方近子亦可黑也震之言馬也震卽乾陽之反生坎在中故爲美脊爲亟心以乾入陰故爲下首震爲足變震爲坎故爲薄蹏爲曳若艮則二陰在下不得如馬之迅疾故艮象不言馬也

贊曰引重致遠牛馬用呈首重取象說卦乾坤

鳥獸弟六十六

鳥之取于離也其以飛乎物得火而飛故離爲飛鳥也小過之自晉來也晉離飛鳥故飛鳥遺之音初失四應上反之三故飛

鳥同爲凶也同乎小過者爲中孚中孚之九二曰鳴鶴在陰其
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中孚體離而二爲坎坎爲陰震
爲鳴故鳴鶴在陰鶴者鳥也離爲飛凡飛之屬皆爲離也
馬與蠶同氣亦與龍相比麗也故乾爲龍震亦爲龍虞氏之以
龍爲駹非也震得乾之氣也龍旣因乎乾故馬亦因乎乾也坎
之馬亦同也若艮則得乾之餘氣而不得爲馬也爲黔喙之屬
獸之不得如馬疾行者也坤則反乎乾者是以爲子母牛也
鳥爲陽類何以繫之陰卦獸爲陰類何以繫之陽卦乎陰陽交
雜而成易也坎爲陽爲血卦離爲陰爲乾卦此其著也何以處
天馬乎馬之在于乾也乾與卦未相雜也在天爲龍用于人爲

馬也若牛則至陰之物也故牛屬于坤也

贊曰鳥與獸該動物分陰陽萬世則

鱗介弟六十七

巽爲乾特變易陽而陰故龍與魚同爲鱗屬龍升于天故乾爲龍魚潛在淵故巽爲魚鼈蟹蠃蚌龜皆介屬也故鼈蟹蠃蚌龜皆同屬于離介者陰之極火之結而成也與巽之鱗異矣龜何以有靈而鼈蟹蠃蚌何以無靈也龜水族也而居于陸故龍之升天有靈而魚無靈也若蠃蚌之屬于陰而附于水弁附于地惟極陰故附于地也他之介屬可推而知也亦有類在鱗介之間者不得爲極陰亦不能以升空也故附于鱗以游行也

贊曰水之族託于風爲介屬理或同

草木第六十八

草木何以分乎草末盛而本微其榮也離披牽蔓其隕也亦易猶之巽陰卦具二陽於外也非不暢茂也震則以一陽居重陰下如根之蟠于地也而二陰在下亦如桑條初發之易于摧折也則木爲陽而草爲陰也巽爲楊柔木也大過之九三枯楊生稊也坎何以爲叢棘蒺藜乎坎陽陷陰中不得如震之四達也而陽則乾陽也卽堅多心之說也艮則陽在外所以爲多節也陽在外亦所以成熟也故爲碩果也離火之木則中空也木中空則科上槁也百穀不稼之屬于震而不屬于巽也百穀不稼

之厚生非若草之無實也故不屬于巽也爲蒼筤竹爲萑葦又何說也蒼筤青也萑葦蒹葭也根莖叢生蔓衍相連者也近于草而不同于草者也

贊曰巽乎動是爲植詳草木萬類飭

周易通義卷十四

周易通義卷十五

丹徒莊忠棫學

近取諸身第六十九

聖人明燭萬物而必取諸身何也象在于身故取諸身也言象之昭著不在于遠也以身爲近故以物爲遠也以身爲近則凡人之在于身者可不明與乾爲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始也用九則變乾矣變乾故見羣龍无首也與比之无首致不同也比以上乘陽而應三之匪人其无首也非用九之无首也離之上九在于五外離來居五故折首也明夷之九三升五毀離之體得其大首得離之首乾在離而爲折首也坎之五謂乾也乾五之坤成坎離離之首非乾之首也故又云獲匪其醜也

坤不屬于足而屬于腹何與此又可知爲大圜也凡在于外皆爲陽而在于內皆爲陰震一陽在下故以足象震也剝之初六在巽之下巽中震體故曰牀足也類乎牀之器則爲鼎風火之間而四入兌中故曰折足也在于人則困之刖也困四震不見故爲刖也履兌則爲跛也歸妹之震在兌中亦爲跛也腹則自爲坤也其大壯則輿之輹也四變在坤之中也此乾坤之義也震則附于乾而陽在下也

人之相接于衆類而莫之昧也其在耳與目乎離爲日日爲陽精故目能視而光外向亦屬于離也鼎三成兩坎離故亦言耳目也履三不成兩離故止能言眇而視也歸妹之二以上亦六

成兩離也小畜巽在天上之反目非目之反爲其不能正家室而言之也非睢盱半離之象也六二闚觀者離在艮外不得與于祭也然九五爲下所觀仰也觀雖無離象而得言觀也豐之闚亦由三而闚上也離既爲目坎爲得不爲耳乎噬嗑耳在陽爻陽爻據五應三欲盡滅坎故曰何校滅耳也鼎之言耳亦同屬于坎坎象未見故三言鼎耳革也離爲黃五在離而三已變故言黃耳也

坎離既分耳目兌陰在上則爲口巽陰在下則爲股艮與震反對則爲手艮一陽在上二陰在下故多節多節者背也故艮又爲背也

張氏曰陽在陰中未能成震猶爲陰類張氏之說是也謂血爲坤不可也血自行而不滯也謂坎爲血卦坎以陽動陰中也謂坎卽爲血不可也血者陰陽之相雜也故坤之上六其血玄黃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小畜以坤初而居四乾坤相交故言血去渙坤二變爲觀坎象不見故爲血去上九刲羊坎象不見又爲无血也

乾爲首頤之頤大過之頂艮之輔咸之輔頰舌夬之頄不皆首之屬乎耳目口皆不屬之于乾也且離爲陰卦目屬之則頤以下雖首之屬不必皆屬于乾頤兩象也中四陰而外陽非兩震則兩艮也大過之陽陷陰中爲滅頂其義同也咸爲輔頰舌艮

爲輔艮三至上體頤故爲輔也咸在于兌兌爲口舌故言輔頰舌也頄夾面也九三體乾居乾之前故稱頄也革之面亦乾也小人革面下聽於五也鼻何以屬于艮乎鼻隆起而中空者也噬嗑初震爲趾二艮故爲鼻也睽三兌爲刑人劓者不成爲艮也天者上與之應爲三所刑天黥額也

震爲足趾亦震噬嗑之滅趾震也賁則泰初亦爲震也大壯夬與震同也辨之在指與趾之在足同也指閒稱辨剝至二則下成艮艮爲手故爲辨而剝之二爻故稱辨也母者足大指也艮爲手故爲指也艮之初爻故爲母也

心者一身之主也坎爲心病虞氏言兩陰失心故心病心者陰

也離爲火爲心坎故爲心病也明夷之心在坤腹中六五亦離爻也艮二之心亦離爻也三近二故重心也
人在爲身死則爲尸无首亦同于尸也師二升五上居應外同于比之无首也故師三爻與上爻同爲尸也艮之身則坤也人以四支爲用者也故震爲足艮爲手也身則屬于坤也其曰孕何也身中之身以巽之體而離在其中故爲孕也
艮爲膚何謂也一陽在于二陰之外如膚之有質本爲陰而在外爲陽也噬嗑與剝之義同也若臀則上下之交也夬三居于上下之交故曰臀也震爲行四動坎爲曳故次且也在乎巽之進退則爲躑躅也疾則屬于坎也於初居四成坎爲疾疾以損

爲美也故疾繫之于損也

酒食者所以笑言也需五互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乾三上升變需爲訟故訟爲食舊德也困之兌流坎中爲酒又一義也剝之頤中无物故不食也井之初在下也三又無頭象三不當變爲陰故無頭象也震爲笑又爲言聲自中出陽在下也反乎笑言爲涕洟艮陽在上而陰在下萃上應三互艮故爲涕洟也

贊曰事必徵諸實一身爲至近取象定吉凶理宜衷人正

動靜第七十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明乎天與地分則尊卑定尊卑定而卑高陳則六子之說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明

乎天地既分剛柔有別乾陽主乎動坤陰主乎靜而原夫太極之始則固靜而不動也既動之後兩儀生焉於是陽常主動陰常主靜陰之靜也非不動也待陽之動而後動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有靜之時卽有動之時也其在於卦爻則不能不動不能不動則不能不變由姤之初以至于未濟之上爻皆是也以動者尙其變尙其變由於動則靜者固不變是以言動而不言靜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則靜不見其凶悔吝而吉之既見凶悔吝卽因而至焉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也人之處於世不能常靜而不動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知幾之君子所以上交不諂而下交不瀆也動由

於交不諂不瀆幷不能保其无凶悔吝也諂且瀆益可畏矣待臨而動射隼之說也不能不動則有生之時卽有尊卑貴賤之時卽有動靜之時也動靜之爲言也由天地以至於人及萬物固一致也是故易有太極也宋人之言太極而推至於無極太極本無極也漢人言太極爲太一也太一取七八九六之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河洛之數不可以言太極也葢未動之時而不可以靜該之也

贊曰括萬事明動靜有太極兩儀順

視履弟七十一

履之上六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履而兼視何也離爲目爲視

離又爲火火屬心心有所主視隨之也視旣隨之履亦因視而從之也震爲足離火炎上故鐠然君在三之君子則能立不易方矣立者自有所主而不牽于視也牽于視則鐠然故履必曰視履考祥天在上澤在下故考祥其由上而下離至于四得正故曰其旋元吉大壯之雷在天上初出于地四嫌于非禮故言非禮弗履也大壯言履故觀以視言觀之言視者與大壯對故取象于觀謂以五陽在上觀乎羣陰如謂不然觀固無離之象也初應在艮故言童二在艮外不與祭祀故言闚觀三在內外之交故言進退我者五也五爲我上九在五外故觀其生也豫之六三離目不正故盱豫震目不正故視矍矍至艮坎陰伏故

直言不見也歸妹二四同功與履三之離目不正同故言眇而

視也歸妹分兌于下應震爲跛故跛而履與眇而視相應也至

夬四遘三動成坎象則趑趄矣震窮于在上故索索索索與矍

矍同也艮爲止初失正則艮其止矣鼎之顚趾行蹇于足雖以

物象要可通于人事也故在上無德謂之鼎折足覆公餗也人

之以言相交也其同乎言而當致愼則視與履也非視曷由以

見非履曷由以行視履之于人詎可不愼重哉

贊曰推至近在視履實中虛誰能語

變化弟七十二

變爲乾神者來合于坤坤合于乾乾陽出震故稱變化謂震初

之陽與乾之陽同而究不得謂之乾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之謂也乾來通坤隨坤變化則坤合于乾因乾以成其變化則巽與震之謂也陰由陽以成其化陽不凝于陰則汐汐穆穆行于太虛而不見其迹也有天必有地有陽必有陰有夫婦必有生死也陰爲死之漸虞氏擬之爲弑父弑君則陰宜去之也然非陰何以見爲陽也非陰陽何以成其變化也引而伸者謂神反而歸者爲鬼變化固不能自主也故魂爲游魂若神則異於鬼也其合于陰而變化則不可知也是故釋氏色空之論未盡也天包地外一氣之流行也入于陰始爲水精氣之凝亦猶是也

贊曰氣所鼓盪變化以生六道輪迴詎釋氏論

先後第七十三

坤之言先迷後得主何也乾迷入坤故先迷息乾出震故後得主否之上九自上下下息坤反震故先否後喜此以震爲後也比之後夫後爲上謂在五外也此以外爲後也師九二外卦爲君故先號咷二升五大君有命故後笑離爲戈兵三互離坎乾爲闢先張上降三兩離故爲說此以升降爲先後也晉在上麗乎乾明夷火在下入于地此以卦爲先後也明乎通言之震爲後爲乾之後也升降之先後亦因乾坤之各極其用也卦爲先後止及于離離爲日萬物之所以成化與震之息乾同爲要

義也
贊曰變化明先後定言得主主宜審此至言思古訓贊易之序
轉紊
存性第七十四
存性存乾元也乾元常存道義出焉三居內外之閒艮爲門故
爲道義之門道者乾也義者坤也以坤成乾故兼義而言之也
人應乎萬類各有不齊于是義生焉義所以輔道也道不裁之
以義則必居深山之中不接乎人事而後可也要之義所以存
性者也以義爲用以性爲歸性者不與有生俱儆者也
凡物各有性孟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

與是以性𠢕于乾也乾道正性命非性惡也不使漸入于惡也故利貞者性情也至利貞而與情幷言矣情有善惡與性致不同也是以言存性也

贊曰性乃人之初於空含實義義以裁制之存存有至誼不爲情所移免致從幽厲如此性乃成牛大豈一致

周易通義卷十五

周易通義卷十六　　丹徒莊忠棫學

顔氏之子第七十五

孔子于諸弟子獨稱顔氏之子顔淵問仁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不遠復之復卽克己復禮之復禮主于火火爲心故言復禮心之所向仁卽從之至于繫辭則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則克己之說也顔子之功在于克己此卽由坤息乾反震與保合太和之乾似有不同然乾元之功資于復震孔子所以獨稱顔氏之子也困解噬嗑其可儆懼深矣中閒之曰其凶其凶繫于苞桑言得人而理之也不得人則刑渥矣故連稱介石之君子也

至復初九後雖陳天地男女之理而曰一人行則得其友猶顔氏之子也經戒之以勿恆夫顔氏之子有恆者也則此篇舉顔子以示萬世也三代以下之人繫之于易孔子之于顔氏之子不亦待之重且大哉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動卽履也勿視勿動卽視履考祥也坎爲耳非禮勿聽得其中正既濟之象也兌爲口履之口愼密而不出也心能復禮則從心不踰矩何難漸以期之哉故孔子獨稱顔氏之子也

贊曰舉顔子示萬世不踰矩友可企

三九弟七十六

陽奇陰偶而三生焉三而三之而九著焉三合一二故三爲生十返于一故九爲極於是先王制易主此立說故爻以三數以九爻以三爻之體也合外內而言之爲六體則三也數以九數之窮也數雖有次七次八之別窮則九也天爲乾地爲坤合乾坤而成易合天地而生人合奇偶而爲三也言乎三而九出焉言乎九而十寓焉言三九而萬事該矣

何以爻辭以三象不以九象乎三人戸三百三褫三錫三驅三歲高陵三日三接三日不食三狐三就三品三年或象乎震或象乎離要皆以爻之位取象也九與六對待者也九以數言之也何以爻辭以七八十象乎七日者六爻之極而反爲一也八

月者消息也十年十朋者坤之極也六者陰之窮也九者陽之終也

易之言三多凶何謂也三窮數也三成封而三窮易爻雖六實則三也一與二乘之而爲三三乘之而爲九九三乘之而爲二十七二十七三乘之而爲八十一八十一者九九也是故黃鐘爲律之始也三者數之成也律之損益故以三爲節也九者數之窮也律之黃鐘而無可益也三九之數不周乎萬事耶

贊曰三九數之窮實能周萬類數本通於律學在呼吸內

河洛弟七十七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果何物乎若以河洛言河居天

下之中洛又中州之川也五行各有土亦各籍土之力以成厥功焉河洛者土之奥也乾鑿度言一又六日河圖之所基聖君子小人洛書之所衍此河洛緯書之所說而非圖書之言也又言河水青青變為赤赤變為黑黑變為黃各三日河中水安天乃清明圖乃見帝德之應洛水先溫後五日變為玄黃天地之靜書見矣似又不專指一時言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與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與宋人所言河洛之數正同宋人不究其所以而言出於陳摶李之才有大道然而故出於曲逕僻路豈異是乎然希夷明道伊川河洛間人也

河洛開人而言河洛不可謂非天之有以啟之也惜乎其未與前人一會通之而自為立說也馬季長曰伏羲得河圖而作易卦是漢人先有此說也

贊曰河洛天中象數所啟季長之言質莫之跂

人鬼第七十八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然則鬼也者聖人之所不廢也明乎有陽即有陰有乾即有坤有人即有鬼也人與鬼有別鬼與神有別乎鬼者人之所歸者也神則由鬼而引申之者也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既能妙萬物則通乎乾與日月運行而不敝矣鬼不過人之所歸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至於鬼則變矣變則已

不能自有主焉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盍且不知死曷由知乎死且不知鬼曷由知乎鬼者人之究極也究亦通於九商紂醢九侯或即高宗之鬼方與

鬼方何以言鬼乎坤居西南坤為鬼故言鬼方艮止言鬼門（見緯書）不得言鬼方也觀之宗廟得毋因坤居西南為鬼方乎西南為鬼方則西南之人非鬼而亦為鬼也極西之兌近于坤未至于乾亦為鬼也未至於乾為鬼反乎陽者烏得不為鬼乎而艮及震方不得言鬼而言人也明矣

贊曰人鬼分陰陽詳乾坤立效用彰

易簡第七十九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何也日月五星四時寒暑無舛非易乎因天之四時以長養收藏非簡乎惟地承天故退然惟天守其常故確然地至南北極之下冰海之中罔有生育何以爲地能承天乎天之用資于日日所不至之地亦不能成爲地也地何以有雷乎陽氣激于陰火迅奮而出在天則無事也惟天無事故運行終古而不敝也地惟承天故莫不呈其能也故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寒暑四時之變遷也因乎地而形之也在天則無事也有所附著則寒暑分焉寒暑分則四時行焉故易初九曰勿用言未有

陰氣以雜糅之也地所以承天者也亦所以成天之用也成天之用則惟天是視爲故坤以簡言之也

贊曰簡之要在于易承乎天相遞及

效天法地第八十

天者周流而無滯者也地者在于天之中百物所依附也天精氣以流形形昭著而爲地不有地曷由見爲天乎聖人知其然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何以禮爲卑也著乎事物有條不紊禮之盛也因心運物斟酌損益知之行也不有禮無以立不有知無以行繁文末節不得其中則不可以行也何也崇德廣業聖人之事也吾因以推之天者動也地者靜也必天之運行

而地始安也一義也天以雨露化生萬物地順承而應之一義
也天似不動而百穀草木麗于土裕國之原在于兆民而上若
沕穆無事焉一義也然而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統之于天而
自無不宜矣故坤之用亦在利永貞也爲聖人者必效天法地
而後可也
贊曰地惟法天則效昭奕禩願貽告
貞下起元第八十一
橫而推之終于未濟圓而推之則由乾以生姤自姤以成乾是
以易爲大圓也易爲大圓則貞下起元也乾之德由元而亨而
利而貞而復反乎元實由木而火而金而水水反其本故水生

木也在于四德則元爲仁亨爲禮利爲義貞爲智也何以無土及信乎土者坤也與乾對待者信爲土之德在其中則大圜豈不自有其中乎自有其中則中卽與坤合德矣貞下起元是由智以反乎仁非由信以反乎仁也孔子之爲水精非反乎仁之謂乎克己復禮爲仁不獨顏氏之子爲然也凡克己者未嘗不復禮也而元者善之長豈易冀乎春秋通乎易故元年春王正月爲四始也此乃孔子由易以成春秋之元也

由易以成春秋之元則凡學孔子之學亦有元也大圜之支基於下元癸亥之七月至今上元乙亥六月星一周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上窮天象下極萬彙中則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商

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指而禹則因箕子一言之箕子洪範九宮不與易同也五則顯言皇極治穀梁之劉向宗之爲五行傳是又別爲一說者也易之不言乎禹有以哉有以哉

贊曰貞下起元返乎始易不言利誠有以列聖相傳視諸此此爲萬物之正軌精氣游魂往復起

周易通義卷十六

跋

光緒乙亥秋丹徒莊中白著大圜通義成其明年壽曾見中白於江甯爲言著書大旨且曰同治癸亥之秋從事此書中閒時有作輟盈歲星一周天八十一篇之文乃備是年壽曾再見中白於揚州乃授而讀之別後中白寓書壽曾曰忠棫治經於聲音訓詁無所通曉生平服膺愛慕者在董子公羊春秋之學以爲孔門微言寄焉忠棫此書合易春秋爲一放繁露而作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道之大耑爰託始於此而終於易不言禹悲哉悲哉事未可一二爲外人言也非通經而能最言之得失者不能序其書以屬子矣壽曾讓不敢承報書期以他日又二

年中白殁於泰州又二年仁和譚獻仲脩求中白遺著得此書謂壽曾曰大圜之名夸矣此雖櫽括春秋義然是說易之書爲改題曰周易通義旣是正文字謀鋟版傳之屬壽曾董校理之役仲脩又曰中白屬子序其書子已諾矣不可孤亡友之請又一年剞劂事竟壽曾乃書其後曰漢儒言易師法亡於晉之王韓其𤓰析蒙翳且二千年

國朝東吳惠氏稽撰古義導源疏流遺緒乃絕而復續惠氏所采西漢師說惟孟長卿京君明二家自餘皆東漢之學其以虞仲翔次孟氏者據仲翔別傳稱五世傳孟氏易則仲翔亦西漢之學也孟氏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

氏用納甲世應諸法推驗災異仲翔之述孟氏也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是皆於董子陰陽五行之說宜若有傳近者仲脩之言曰中白於易通張皐文焦里堂之學張氏守虞仲翔家法者孟京之傳也焦氏以數說易盡棄漢魏師法自矜通悟中白易取焉豈其早年之學與此八十一篇中義之所出用虞氏者爲多以孟京說不備也託始於精氣游魂繫稱於人事扶孟京之微也以貞下起元爲末篇虞氏乾元用九義也謂易不言禹以禹爲箕子所述糾趙賓之說爲茲滋尊孟氏也孟京虞氏之言陰陽視董子之言陰陽深淺純駁之故非壽曾所能知也中白之說其能合易春秋爲一

以否壽曾亦不能知也特其稱義也古其立體也大其言縱衡浩博轉而不窮時或采異說以自廣仲脩謂非經生博士之業然哉然哉然中白舊書之旨則在由孟京虞氏易以通董子公羊春秋爰綜論其大凡如此中白所云通經能最得失則仍讓不敢承也以待後世子雲其人者光緒庚辰秋八月丁酉朔儀徵劉壽曾識於冶城山館